

导 言

列宁有一句名言：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①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之所以在今天受到世人高度关注，正是由今天的时代“形势”所引发的。可以说，全球化的出现凸显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全球化的出现，等于划了一个时代，它对人类生活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必须给予理论上的关注与回答，这就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问题的沟通与对话。为此，重新认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全球化及其当代社会发展，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重视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首先是回答全球化实践问题的需要。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全球化，尽管不是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形成的，但它确实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现象。它既缩短了世界的时空，拉近了各个国家、民族的距离，使整个世界变为一个“地球村”，同时又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像人们谈论较多的全球化与民族化、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全球化与价值

冲突、全球化与文明演进、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全球化与霸权主义、全球治理与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等问题 都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即使其中有些问题从近代以来已经有所显现 但无论就其性质还是就其发展程度来说 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已经获得了全新的意义。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是“全球”的事情 而实际上关系到每个国家、民族的发展 因而又是属于本国、本民族的事情。对于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以便及时采取对策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这就客观上要求加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 以寻求方法论上的启迪。

重视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也是回答全球化理论问题的需要。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诱发关于全球化的讨论。要在讨论中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必须在理论上有一种高度的自觉。这种理论自觉有赖于深刻的理论反思,而深刻的理论反思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

首先 要回答全球化基础理论问题 必须重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是什么?全球化的起源与发展前景怎样?全球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等等,都是全球化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提供 套用既有的历史理论或历史解释框架也不行 这就需要从全球化实际出发 用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来予以分析、审视 以对全球化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把握。这种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对于全球化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说 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不可缺少的。

其次 要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的挑战 需要重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面对全球化，众多学科和众多学者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全球化理论 以致全球化理论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群。这些理论尽管林林总总 纷繁复杂 但就其对全球化的态度来看 不外是这么几种 赞成的、反对的、犹豫观望的、冷静对待的。赞成者之所以赞成 就是认为全球化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旧的制度在全球化面前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市场成为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惟一力量 像所谓的“全球主义”就持这样的立场；反对者之所以表示反对，就是认为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 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人类设下的一个“陷阱” 像一些西方新左派学者就持这样的观点 犹豫观望者之所以表示犹疑 就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 这一过程刚刚开始 其间包含的问题与矛盾非常复杂 以后如何发展 向什么方向发展 发展的最终结局如何 现在很难断言 需要观望、考察 冷静对待者之所以比较冷静、客观 就是在对全球化的看法上 不是简单地赞成或反对 而是基本上保持一种理智的态度 既看到全球化所产生的历史进步意义，又看到全球化给一些国家、民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对全球化这一客观现实既不是视为洪水猛兽，又不是欢呼雀跃。对于这些观点究竟怎么看？我们不是要对其作简单的评判，而是应当通过对这些理论、观点进行认真的对比分析 从中揭示出一些对我们理解全球化有益的东西，从而更好地把握和应对全球化。这就要求我们掌握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 用以作为分析评价各种全球化理论、观点的基本尺度和对各种理论、观点取舍、借鉴的主要依据。要不然，面对五花八门的全球化理论 我们将无所适从。

再次 要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 也客观上要求加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论。然而，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全球化理论主要是什么呢？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理论准备并不足，而且研究的起步较晚，因而更多谈论的是西方全球化理论的话语。西方许多全球化理论的引介和传播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其理论本身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存有一定的距离。这些理论或是囿于其政治立场，或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或是依据的事实材料以及所运用的方法不同 因而所得出的结论很难在发展中国家付诸实践。这就客观上提出了一种要求，即发展中国家必须建立自己的全球化理论。具体到我国来说，必须建立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而要建立这样的理论 必须注意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汲取思想资源，同时结合新的发展现实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因此 加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 这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或者说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生命力与当代意义，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正是在这一结合点上产生的诸种问题与困惑，才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受到新的关注 得到新的认识 以致这一理论有一种被发现“新大陆”的感觉。

当然，对于这一理论，学术界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有人认为，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确实有过不少论述，但这些零散的论述和看法，能否构成一个理论？也有人认为，马克思没有提到过“全球化”的概念 而且 他所谓的“世界历史”跟我们今天讲的世界历史和全球化不是一回事 前者属于一般社会历史理论 后者则属于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理论。还有人认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实际阐发的，因而适合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时代 能否适用于今天的时代 值得考虑。这些看法都给我们提出了新课题，因而研究中不能回避这些问题，而应当作出必要的说明。

第一，应当指出，马克思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当然也不会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因而不可能形成系统性的全球化理论。但是，马克思又确实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变化予以高度重视 从全球的视野来考察社会历史发展 阐发了非常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这些思想尽管散见于不同的论述之中，而且针对的对象、论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但这些论述和看法并非是零敲碎打、彼此孤立的 而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实际上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境对同一种新的时代现象进行了揭示和描述，所形成的各种意见和看法不过是对同一对象的反映 所有这些意见和看法综合起来 便构成了一个有特定研究对象并具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理论。因此，不能说只有一个完整的表述体系的思想观点才叫理论，缺乏这种特点的论述与看法就不成其为理论。

第二，判断一个思想家在理论研究领域是否拥有自己的地位，主要不在于他是否提出和使用过与现在完全相同的“全球化”术语及相关概念，而是要看他是否对全球化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即关于世界历史的一般理论问题提供了新的、实质性的理解。毋庸置疑 马克思没有提出过“全球化”的概念 甚至“全球性”的术语也很少提到，但这并不意味他没有全球化的思想。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等一般性的理解和说明 实际上就是全球化基本理论的重要阐释 当然 不是对全球化所有问题的具体解答。从此意义上来说，把马克思称之为全球化理论的伟大思想家或全球化理论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基本上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 因而就其内容来说 主要是和新的历史观的阐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 尽管这一理论带有“大叙事”的特点 但它毕竟是根据各种经验事实概括出来的，其本身就含有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说明之点。它所阐发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有关全球化的许多具体问题也是适用的。所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固然不同于当代全球化理论 但也不能将二者截然分开，不能因为这一理论没有回答当代全球化的各种具体问题而怀疑它的价值。

第四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 而当代全球化理论产生于国际垄断的资本主义时代 二者所依据的历史时代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时代？这要进行客观的具体的分析。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否适用于今天的时代 是否具有当代价值 关键是要考虑这样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在性质上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 应当看到 从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算起 资本主义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 已经经历了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以至今天的国际垄断等阶段 但不管这些阶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其时代性质并没有改变 即资本主义的性质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样 时代性质的一致性就决定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仍然具有当代性。马克思对于该时代所作的分析至今没有失去其理论光辉。二是马克思当时所面对和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马克思一生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探讨人类解放的道路。而资本主义社会历经长期的发展，虽然在一些具体组织形式和具体发展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和主要问题

至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离开了这些矛盾、问题的研究探索 很难讲清楚全球化的理论。因此，问题的相同性同样决定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性。既然时代的性质未变 所面对的问题未变 那么 马克思分析世界历史的方法论原则和基本精神也不可能被轻易地否弃和改变。由此说来，马克思确实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实际上，西方一些真正有影响的思想家都同马克思的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赞成全球化还是反对全球化，无论是主张现代主义还是主张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表示乐观还是表示忧虑 众多思想家都要谈到马克思 都对马克思的重要思想资源予以高度重视。且不说那些一直就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 就是一些原来对马克思主义持有质疑、批判态度的思想家也对马克思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像德里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在苏东剧变后反马克思主义的声浪甚嚣尘上的时候 他却出来捍卫马克思的大旗 认为马克思的幽灵不会消失 哈贝马斯早年曾受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后来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强烈质疑 但在苏东剧变后重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宣布自己“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吉登斯作为社会理论家 尽管在思想上与马克思有原则的区别 但他始终注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 在苏东剧变后 他声称“虽然不再时髦 但我仍看重马克思”。^① 众多思想家之所以看重马克思，就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就整体来说是不可超越的 正如凯尔纳所说：“同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逐渐过时的人相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

参见陈学明等：《走近马克思》 东方出版社 2002年版，前言 第2页。

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因此 我认为 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对现时代进行理论概括和批判现时代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至少仍然是当代进步的或激进的政治学的一部分。”^①事实正是如此，当代全球化理论研究之所以重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在于这一理论为研究全球化提供了丰富的有益的思想资源，以至成为当代全球化理论的一大源头。真正称得上严谨认真的研究 不能不对这些思想资源予以关注。因此 任何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屑一顾甚至简单否定的看法，其实都是浅薄的。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研究全球化无疑是有其重要意义的，问题是怎么研究。用这一理论来图解今天的现实显然不行，对今天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寻求诠释也不行 正确的办法应该是 通过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深入研究，力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 以此来观照今天的全球化问题 进而提出应对全球化的合理思路与策略。这就要求我们从当代全球化实践出发，进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视野 然后再从这种理论视野回到全球化的现实 特别是中国的现实。这就是说，虽然在经典理论与当代全球化实践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直接的对应关系，但就其所涉及的问题和所内含的意义而言 二者又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正是这种相关性 要求我们自觉地从今天全球化实践的问题出发来重新探索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而后再从这种探索和理解中引发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启迪 以合理引导全球化的进程。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地避免

对马克思理论教条式的理解和任意性的理解，才能使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精神真正“趋向”现实。这就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法。

按照这样的方法与主旨，本书的构架基本上是这样考虑和安排的：首先梳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来源和变革过程，而后系统分析马克思从早期一直到晚年有关“世界历史”思想的具体内容，接下来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其方法论意义，最后结合当代全球化实践，用这一理论对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对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意见。

总的想法是：通过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力求为我国的全球化实践服务，同时又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至整个唯物史观。

当然，这仅仅是我们的愿望，这一愿望和初衷能否实现，还有待实践检验和读者评说。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理论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讲，还是处于初始阶段，我们的研究当然也是初始的，欢迎批评指正。

第一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整个理论体系逐渐趋于成熟一样，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有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认真解析这一过程，不仅对于了解这一理论的形成史，而且对于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理论的革命变革及其精神实质都是有益的。

一、探索世界历史的深刻动因

马克思在其一生的著述中，有关世界历史的论述非常之多。但是，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以及哲学基本理论研究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很少提及。只是随着东方社会发展问题尤其是全球化问题讨论的深入进行，这一理论才开始受到高度关注。在研究过程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对世界历史抱有那么大的兴趣？为什么在一些主要的或重大的问题的研究上都没有离开对世界历史的考察？简言之，马克思探索世界历史的深刻动因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均有不少解释。有的认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是典型的世界历史时代，作为思想家，他不能不对这一新

的时代作出理论解答 所以研究世界历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有的认为，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主要是为创立自己新的历史观服务的；也有的认为，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 等等。这些解释都从一定侧面说明了原因 因而均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如果仔细考察的话 可以发现 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深刻动因 在于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谈论世界历史，或者是有意识地要建构一种世界历史理论 其大量有关世界历史的论述 都是围绕资本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阐发的，因而是为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一核心问题作论证的。

这一思想主旨和基本精神体现在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众多著述中，并贯穿于马克思的一生研究之中。这一研究分别体现于其早期、中期、晚期三大时期。

在其早期 关于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共产主义立场、观点的确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深受当时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最初的理论活动，就是从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借用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与自我意识思想来批判当时的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在转向共产主义立场后，马克思自然要表明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般看法，进而对共产主义作出起码的理论论证。为此 必然要环顾世界历史 环顾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早期著作中 既是谈论共产主义最多的地方 又是谈论世界历史比较集中的地方。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而是内在联系的必然 因为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也正因如此 在这些著作中 只要谈到世界历史 总是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从来没有一般地、孤立地谈论世界历史。

共产主义的论证，必然涉及到它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而对唯物史观的论证和阐述，也是同世界历史的研究直接相关的。正是借助于这种研究，马克思弄清了世界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并由此概括出历史形态依次演进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创立了新的历史观。可以说，没有克罗茨纳赫和巴黎时期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就很难有唯物史观的形成。

总起来看，在马克思的早期理论创作过程中，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世界历史三者是融为一体的。谈共产主义，不能离开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谈唯物史观，不能离开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谈共产主义，又不能撇开共产主义与唯物史观。三者是相互依赖、彼此支撑的。就整体而言，共产主义的目标追求决定了马克思必然关注研究世界历史，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又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

在其中期，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论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结合在一起的。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政治经济学、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又广泛研究了世界历史，主要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直接相关的世界历史问题，如世界贸易、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等。之所以要研究世界历史，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生来带有国际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孤立地在一个国家、民族范围内进行，它必须冲破国家、民族的限制，同整个世界发生经济交往与联系，以求得更大的存在和发展空间。正因如此，有关世界历史的研究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正是借助于世界历史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复杂的机体作了深刻的剖析，从而阐明了资本主义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灭亡的必然趋势，为共

产主义作了有力的经济学论证。

在其晚期，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是为探索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服务的。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后，马克思适当放缓了经济学的研究，将重点放在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尤其是俄国公社的发展上。因为俄国公社的发展向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严格按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顺序来发展，还是可以从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就涉及到俄国公社的发展道路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当然需要对俄国公社本身加以认真研究。但仅靠俄国公社本身的研究又是难以说得清楚其发展趋势和发展道路的，这就要求将其放到世界历史的格局中来思考和观察问题。所以，马克思对俄国公社是从世界历史视野来进行研究的，是从俄国公社与世界历史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离开了世界历史的思想，所谓的“跨越”问题是无法提出来的，而且也是无法加以解决的。

总体说来，马克思一生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并不是就历史来谈论历史的，而是服从于“两个必然”来论证这一思想主旨的。这就是马克思探索世界历史的深刻动因。

二、早期的理论准备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产生，就是当时时代发展的产物。

16 世纪以来，特别是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革，其变革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以新兴工业为龙头，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以科技革命为动力，实现了生产领域以

至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场重大变革。它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技的力量，首次开创了现代社会历史。而‘世界历史’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正是由这种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决定的。在以往的历史时代，各个国家、民族的生产方式尽管有其差异，但总的说来没有太大的差别，实行的基本上都是水平差不多的自然经济式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把人们世代维系在狭小的土地上，使他们过着封闭、单调的生活，整个社会缺乏内在活力。与此相应，各个国家、民族大致上都按照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独特方式缓慢地分散发展着，而不可能形成世界性的整体联系。诚然，在传统社会，各个国家、民族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但这种交流主要不是受生产方式的发展驱使的，而更多地受到政治目的和宗教、文化需要的支配。而且，这种交流在许多场合下不是以和平方式，而是以战争方式进行的。因此，这样的交流活动，按照汤因比的说法，大体上是一种‘挑战—应战’式的文明演进方式。这种文明演进方式，固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契机，因为它至少刺激和触动了‘挑战—应战’双方的社会发展，并可能由此带动周围其他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但它终究不能形成世界性的历史活动，造成‘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而‘世界历史’的真正出现，从其一开始就是牢牢立足于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它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不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样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推进作用，原因就在于它有着与传统生产方式截然不同的特性和发展机制。

第一，社会化大生产本质上是一种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必然要求建立稳定的国内市场，并开辟国际市场。因为只有冲破自然经济的封闭体系和国内的有限市场，把生产和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

并按照国际经济分工与发展的需要来组织生产和交换，才能使商品生产获得长足发展。正是借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商品生产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并迅速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原有旋律：商品经济的市场扩张机制和自发调节机制给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不可遏制的强大动力，无所不在的世界市场又把各地区、各民族自足性发展的传统格局改变为国际性竞争发展的新格局。这种新的动力、格局必然使世界联系大大增强。

第二 社会化大生产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生产。而大工业的基本特点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①。这种“最广泛的分工”不仅扩大了原有的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而且扩展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必然造成世界性的普遍交往，进而把最遥远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连在一起，走向新的世界融合。现代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一向是相互依存的，因而一个国家、民族要想推进大工业的发展，就必须把眼睛盯向世界市场，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和发展规律，而要转向世界市场并占领世界市场，就必须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这样一来，必然使竞争普遍化。竞争越激烈，各个国家、民族的交往与联系就越强。因此，“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②。与此同时，大工业还创造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大大拉近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距离，使得世界逐渐变为一个地球村，整个世界的发展日益具有整体关联的性质。

第三 社会化大生产是以科学技术为基本动力的生产。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又必然带来新的文明的出现。社会化大生产与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113页。
同上书，第114页。

传统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区别 就在于从使用简单的、传统的技能转变到使用科学与工艺技术。在现代社会中，且不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在农业中，科学技术也得到广泛应用；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①既然科学技术成为现代生产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么，每一个不甘灭亡的国家和民族就必须向其他国家、民族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创新自己的生产方式。这种学习、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交流的过程，新的文明传播的过程。这种交流与传播，无疑对世界历史的形成起了一种加速与催化的作用。

第四，近代西方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与殖民扩张相伴而生的，而殖民扩张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世界铺平了道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不同于传统家庭式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规模经济。这种规模经济必须以一定的原始积累为基础。为了实现这种原始积累，资产阶级曾经一方面大搞圈地运动，掠夺农民，用迫使农民破产的办法为资本主义的起步创造劳动力来源和资本来源；另一方面，又大搞殖民扩张，用武力对其他弱小国家、民族进行征服、海盗式的掠夺和欺诈性的交易，这就使得整个世界丧失了以往的平静，往日的田园生活被破除了，各个国家、民族封闭的屏障被攻破了，世界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面貌。在殖民扩张飓风的袭击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下同），第 742 页。

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这种世界的出现同时也就是‘世界历史’的形成。

总之，正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而来的新的发展环境、新的发展机制、新的发展手段，汇成为一种强大动力，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当然，“社会化大生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非指进入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都达到了这种水准。如在 19 世纪初，德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在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上要远远落后于英国，至于东方许多国家，则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水平上。而且，“即使在同一个社会内部，例如在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在某一些生产部门中很发达，而在另一些部门中，例如在农业中，则是资本以前的生产方式或多或少地占统治地位”。^②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对世界历史形成的促进作用，主要是指社会化大生产在当时逐渐成为生产发展的主要潮流，它以一种巨大的亲和力将世界联为一体。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形成无疑受到当时时代发展客观现实的直接影响，但更多地是得益于历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为马克思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可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正是这些研究成果的结晶。

1. 历史学研究

马克思最初信仰黑格尔的法哲学。《莱茵报》时期的实践和所遇到的理论难题，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逐渐产生了怀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第 276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 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下同）第 246 页。